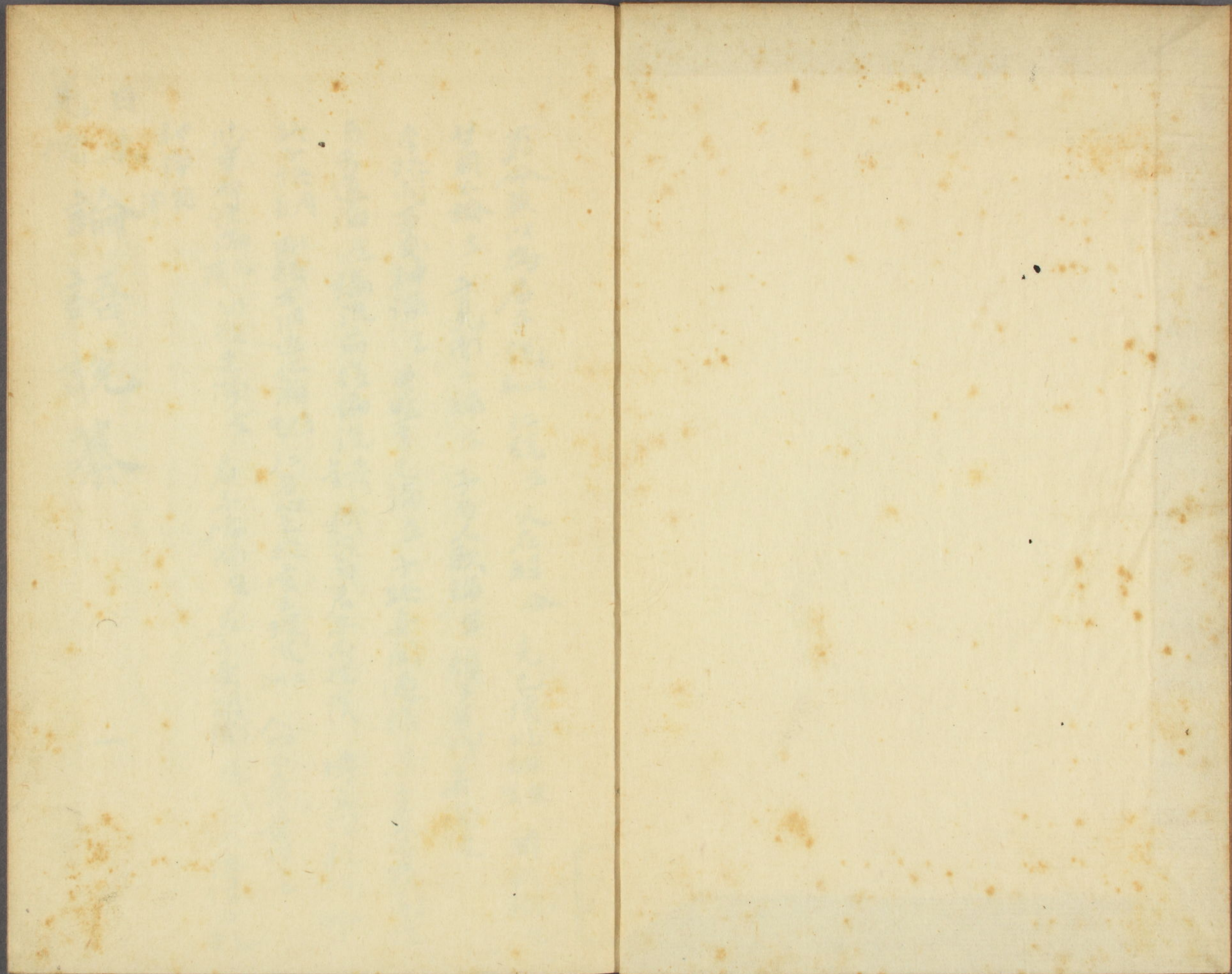


日本先儒論語說纂

9仁12
1683
/





16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說仁說左父在解今克已復禮論與問韶論左

楚周公論左子見南子論左子與人歌論左顏子無伐善論左

季路問事鬼神論左曾點言志論左子路養圃過論左子貢不得聞性

與焉道論左論語前後論左若賦乃與君亦不從說博文何不說洲

路子路同剛毅木訥近仁論精仁者心之後理說洲人而不章章也左

論子性陽山勿致連論左君子備論左道子乘國論左子不德力亂

神海簡

日本先儒論語說纂

門 口 七 12
號 1683
卷 1

命論

夫命者天之所賦也... 伊藤維楨曰... 命者天之理也... 人受之以為人物受之以為物... 莫不肖命焉... 故違其理則必反其命... 苟循其理而不用其心... 則各安其命... 無有所怨悔... 是名曰奉天之命也... 夫獸山處而魚川游... 鶴高翔而蟻穴藏... 蘭榮於春... 菊秀於秋... 麥以夏熟... 稻以秋實... 然而魚不自恨不為獸... 蟻不自恨不為鶴... 菊不自恨不為麥... 稻不自恨不為蘭... 猶不自恨不為麥... 自循其理而不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說 伊藤維楨
命者天之理也人受之以為人物受之以為物
莫不肖命焉故違其理則必反其命苟循其理
而不用其心則各安其命無有所怨悔是名曰
奉天之命也夫獸山處而魚川游鶴高翔而蟻
穴藏蘭榮於春菊秀於秋麥以夏熟稻以秋實
然而魚不自恨不為獸蟻不自恨不為鶴菊不
自恨不為麥稻不自恨不為蘭猶不自恨不為麥
自循其理而不



用其心也苟循其理而不用其心焉則性於是乎盡命於是乎立無往而不順無入而不自得矣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能循其理之謂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不用其心之謂也蓋知命而後可能循其理能循其理而後可能不用其心故君子以知命為貴焉其知人之有命猶魚之不可以為獸蟻之不可以為鶴菊之不可以為蘭稻之不可以為麥夫

何不循理之有亦何用心之有故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其外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苟見利而動見害而避欲其所不可欲者為其所不可為者則何足以為君子哉夫人之有生也命有分而欲無極有分者欲其盡無極者欲其制是故君子畏其命而不肆防其欲而不縱脩身謹行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知有命也小人縱其欲而不防侮其命而不畏行險求幸不恥不

懼陷於禍患而後止不知有命也蓋天之於物
同生而不同氣同種而不同形其氣厚者其形
必盛其氣薄者其形必微其受氣厚其稟形盛
而又得其養焉則厚者益厚盛者益盛然後謂
之全天命也聖賢之生是也其受氣薄其稟形
微而又失其養焉則薄者益薄微者益微然後
謂之反天命也小人之生是也雖其受氣厚其
稟形盛然而苟不盡其養焉則亦無異夫薄者

微者矣謂命而可乎哉故曰天之生物必因其
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其可不慎哉
嗚呼學者之於道特知富貴壽夭之繫於命而
不知平素躬行之關於命最大也蓋命雖繫於
天然其本必由於己能盡其由於己者則自致
其繫於天者矣此必然之理也自盡其由於己
者而不免乎其繫於天者焉則君子委之命矣
得之不忍居之不悔命之極也

仁者性情之美德而人之本心也蓋天地之大德曰生人之大德曰仁而所謂仁者又得夫天地生生之德以具于心者也其本以愛得名而衆善之所由而生即所謂不忍人之心而能克能大者此也蓋嘗以仁者之心觀之仁者其心以愛為體故能與物同體能與物同體故其心自公其心自公故寬而能大寬而能大故常久

仁說 伊藤維楨

仁者性情之美德而人之本心也蓋天地之大德曰生人之大德曰仁而所謂仁者又得夫天地生生之德以具于心者也其本以愛得名而衆善之所由而生即所謂不忍人之心而能克能大者此也蓋嘗以仁者之心觀之仁者其心以愛為體故能與物同體能與物同體故其心自公其心自公故寬而能大寬而能大故常久

無變常久無變故能守無失以愛爲體則心周
與物同體則能恕其心自公則好正寬而能大
則有容常久無變則常靜能守無失則足則此
仁道脉絡相因自然之機而莫不皆從愛出也
故觀孔孟之言仁又有就其一而言者矣有兼
其二三而言者矣有舉其全而言者矣其曰仁
人心也者以其以愛爲體而言也仁民而愛物
者以能與物同體而言也求仁而得仁者以其

心自公而言也仁者愛人者以寬而能大而言
也仁者樂山者以常久無變而言也其言也詎
者以能守無失而言也而其所告顏子者舉其
全而言也所告仲弓樊遲者兼其二三而言也
其言雖異而其無不本愛則一也故仁之爲德
一言以蔽之曰愛而已矣若夫子文之忠文子
之清雖若未易及然夫子猶不與其仁者以其
本無慈愛惻怛之念爲之生也然而謂愛卽仁

則知其情而不知其性者也謂愛非仁則亦知其性而不知其情者也一體一用判然離絕遂不能得其全體但以愛言仁者雖不知其性而猶未失之遠至於外情而論仁則非惟失之益遠且使學者至於瞋搜遐索無所用力焉豈非斯道之大厄耶蓋仁義禮智人之四德而合性情爲言者也故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又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

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依前言則仁義禮智可以爲性矣依後言則仁義禮智亦可以爲情矣豈獨可以性譚之哉其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謂之四端者蓋以四者皆仁義禮智之一端而非其全體也故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是也夫枝葉未具謂之苗枝葉既具謂之樹本一也設若謂四者只仁義禮智之端而本非仁義禮智則何以異夫曰枝葉未具

則非樹乎哉此可以祛世儒之論矣且世之學者心麤氣浮志狹力薄而不能心驗而身體之視孟子之譏墨子兼愛遂謂無少差等則非也故其所行義勝而仁薄賤愛而喜忍駸駸然至於分別甚過自為殘忍刻薄之流亦可憫也已夫渾然與物同體仁也施物各有差等義也猶天道之有陰陽地道之有剛柔仁以行義義以輔仁仁莫不包義之用義不能離仁之外此吾

所謂仁義而非揚墨所謂仁與義也然仁勝其義則猶不害為德義勝其仁則無所不薄是故求聖人之道莫大於為仁而為仁莫切於愛人愛人莫先於孝親故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學者其識諸也夫獸山處而魚川游鶴高翔而蟻

虎藏蘭蕙於春菊於秋麥以夏熟稻以秋實然而魚不自恨不為獸蟻不自恨不為鶴菊不自恨不為蘭稻不自恨不為麥自循其理而不

則非樹乎哉此可以祛世偏之論矣且世之學
者心塵氣浮志狹力薄而不能心驗而身體之
視孟子之談墨子兼愛違謂無父是等則非也
昏其德蓄其勝而仁薄賦受而喜忍賦賦然至
幾入莫求依幸賦賦賦賦而行來以莫位高學
來聖人必意莫大依為以帝為以莫賦賦賦
幾與曾不唐為謝遠都其以與無以不與其
和信仁義而非賦墨賦賦不與賦賦然其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說
命者天之理也人受之以為人物受之以為物
莫小有命焉故違其理則必反其命苟循其理
而不用其心則各安其命無有所怨悔是名曰
奉天之命也夫獸山處而魚川游鶴高翔而蟻
穴藏蘭榮於春菊秀於秋麥以夏熟稻以秋實
然而魚不自恨不為獸蟻不自恨不為鶴菊不
自恨不為蘭稻不自恨不為麥自循其理而不

用其心也苟循其理而不用其心焉則性於是乎盡命於是乎立無往而不順無人而不自得矣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能循其理之謂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不用其心之謂也蓋知命而後可能循其理能循其理而後可能不用其心故君子以知命爲貴焉其知人之有命猶魚之不可以爲獸蟻之不可以爲鶴菊之不可以爲蘭稻之不可以爲麥夫

何不循理之有亦何用心之有故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其外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苟見利而動見害而避欲其所不可欲者爲其所不可爲者則何足以爲君子哉夫人之有生也命有分而欲無極有分者欲其盡無極者欲其制是故君子畏其命而不肆防其欲而不縱脩身謹行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知有命也小人縱其欲而不防侮其命而不畏行險求幸不恥

不懼陷於禍患而後止不知有命也蓋天之於物同生而不同氣同種而不同形其氣厚者其形必盛其氣薄者其形必微其受氣厚其稟形盛而又得其養焉則厚者益厚盛者益盛然後謂之全天命也聖賢之生是也其受氣薄其稟形微而又失其養焉則薄者益薄微者益微然後謂之反天命也小人之生是也雖其受氣厚其稟形盛然而苟不盡其養焉則亦無異夫薄

者微者矣謂命而可乎哉故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其可不慎哉嗚呼學者之於道特知富貴壽夭之繫於命而不知平素躬行之關於命最大也蓋命雖繫於天然其本必由於己能盡其由於己者則自致其擊於天者矣此必然之理也自盡其由於己者而不免乎其擊於天者焉則君子委之命矣得之不怨居之不悔命之極也

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同其語意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者又夫子所
謂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
與父之政是難能也之意蓋道者通行之謂而
非可遽改者然人有小才則生有不然其父之
意必改其道天下之通患也況乎父有積累
之功而子壞隨之者世每有之矣故能奉行父
之道不少變改焉可稱孝矣以三年言者蓋過

三年以往難言父之道也若其道固終身守之
可也中庸又以武王周公為達孝即與此章意

同

以崇其德除惡以修其惡既謂之教則其常
所務行者專在習善而仁禮二者其最大而道
之要德之至也聖人以此立人極而使人進乎
賢人君子之域矣昔者顏淵問仁夫子告之曰
克己復禮為仁及請問其目則又曰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者何哉以為習

祭則觀其敬而時也蓋此三禮者孝弟之行也
因其時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者又天子所
謂盡其孝之章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
與父之政是難能也之意蓋道者通行之謂而
非可遠改者然人有小才則生有不然其父之
同必必改其道天下之通患也況乎父有積累
可必中者又以在王國公卿大夫與執事意
三年以卦變言父之德也蓋其蓋固然其德之

克己復禮論 伊藤長胤

聖人之所以教人者習善與除惡二端而已習
善以崇其德除惡以修其慝既謂之教則其常
所務行者專在習善而仁禮二者其最大而道
之要德之至也聖人以此立人極而使人進身
賢人君子之域矣昔者顏淵問仁夫子告之曰
克己復禮為仁及請問其目則又曰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者何哉以為習

善工夫耶將以爲除惡之方法耶先儒謂己者
身之私欲也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
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又曰非禮者己之私也
其意蓋以爲除惡之方法也夫聖人之所以爲
人倫之極者豈取除惡而止哉善不長則不可
以謂之君子吾故謂夫子之告顏子此長善之
工夫而非除惡方法也吾觀夫子之教人泛告
學者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

夫及顏子自敘其嘗受教之委則亦曰夫子循
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則知此孔門
學問之定法博文以稽諸古約禮以檢其身皆
所以習善而崇德也然則夫子告顏子以克己
復禮者亦其平素循誘之最大者而復禮與約
禮其言雖異豈有二趣約者檢束之謂復者反
復之義皆以禮修身之事是知此長善之工夫
而非除惡之方法也先儒之學蓋以除人欲而

復性之初爲極以此爲仁以此爲禮故解此章其說亦爾然已者對人之稱古書恒相對爲言如曰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自可見矣此章亦言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未嘗聞有以人欲爲已也且使非禮爲已之私欲耶則是在已之物何以得勿視聽言動蓋視聽言動者在已之用也而禮者身之所取準言視聽言動不可不以禮爲準猶方圓

之於規矩五音之於六律故夫子不曰勿視非禮而曰非禮勿視其於聽言動三者亦然旁證之他書中庸敘九經初一日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易大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非禮不履皆一意爾孝經亦稱鄉大夫之孝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言孟子稱伯夷之行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

使皆必有一事之可執而守之之謂其義可併
按矣

非喪主之志願不煩服非喪主之志言不煩言
非誓不齊誓一奇痛者懸亦懸職大快也卷曰
禮所以節其外也湯大壞曰工天可擊擊傷子也
心書中書其意也卷曰唯齊服盛服非誓不
誓誓曰非誓不誓其意顯言禮也卷曰然卷曰
然卷曰祇音也卷曰六韜姑夫律不白也非

子在齊聞韶論 伊藤長胤

心之所思有善有惡而言其品則不過念慮恐
懼好樂憂患四者而已人之於此也有先而逆
之者矣有後而將之者矣有偏而他及者矣先
而逆之謂之期待迎之干事之未來後而將之
謂之留在住之于事之已去偏而他及謂之偏
重滯於此而遺於彼後世之學專制其心欲無
斯三者之弊此宋朝先儒所以演正心之說以

為作聖之基也然聖人之教專問事之善不善而欲其篤於善而遠於惡苟其善也唯恐其不有三者之病苟其惡也唯欲其不染漸乎吾心而不暇問三者之病焉若夫事之不涉善惡亦非教之所施也蓋道者人之標準也而人之性資厚薄強弱有萬不同故其心之感也亦不復一其資之厚者其於善也如磁之引鐵如水之投石其未來也待之也篤其既去也將之也久

其並應也重於此而輕於彼不然者反是昔舜以上聖之資當極治之世濬哲文明之德著而為韶夫子生於千載之後一聞其音心醉神怡至於三月之久不知肉味聖人好善之篤非象人之所能^考翳者然也夫當聽樂則樂為主當食則食為主今方食肉而悅樂之心滯而不化至忘其味若律以正心之說則豈非心不在焉乎蓋不然也衆人聽善言視善事亦非不悅也然

未必至於感之如是之甚且篤觸境即發事休
則止好之之不篤也此衆人之所以止於為衆
人而不敢望聖人也故夫子之取顏子也不稱
其聰明而特稱其好學孟子之取樂正子也不
稱其強識智慮而特稱其好善之優於天下後
世之學不要好善之篤而徒問心之住與不住
於是嫌乎有三者之弊欲制其心如鏡之無留
影遂演正心之義如此無乃與應無所住而生

其心之說類也乎其於聖人之道殆有霄壤之
別矣

厚薄之性者聖人大有異乎衆人矣夫夫子之
所寓章者在文武而輔行其道者周公其人也
而世變遷移其禮樂制度不復得於天下聖人
欲使行之當時至誠無息之心不唯其平居想
像管度之不置而雖處變化之境亦不從其
而文談然及與年過氣衰之境則不從其

人言之自嘆其衰替之甚而後世不免有紛紜
之說者何也蓋後世之學專制一心要如鏡之
明如衡之平湛然虛明無所將迎夫夢者因想
而生因感而成思念之甚則必見於夜夢故欲
心不容一物則以有夢爲歎程子曰人心所繫
著之事夜夢見之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
兆朕入夢者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是也然難
奈何夫子之夢周公乃曰寤寐之間如夢見之

非真爲夢有見也蓋聖人之於道也唯恐其好
之之不篤而感之之不深故其願見其人則曰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其自敘爲人則曰發
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其意亦
可見若夫方外之徒定心如槁木死灰唯恐其
爲物所染譬猶淨掃一室不唯嫌纖埃點塵之
污雖播金撒珠而亦厭亂其潔於是以夢爲疑
莊周之書曰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先

儒之旨亦不免襲其說此其所以疑也故夫子之夢周公望道之至感而其不復見者老壯之境固不與衆人異焉復何容疑

可謂悟夫古之於道也必求其本末而後其
新也論樂以味其不味味之辨至云爾其意亦
若味與不味之辨也夫古之於道也必求其本末而後其
非真為樂有與也蓋聖人之於道也必求其本末而後其

子見南子論

伊藤長胤

聖人之心專於濟人後世之學偏於守己以後世之學窺聖人之心故其行事或有不相合者而不免乎疑於是乎有所以相通之說以會其義而聖人之心不可復見矣夫人之淫暴不良凡有心者皆知惡之聖人豈好與之交哉彼其無向善之心也固曰未如之何而已矣苟其有好善之心也陽尊賢以掩其迹與假信賢而不

終聖人未嘗以其不實與未盡而逆拒之以付之于棄絕之域也夫子之於南子是已子路之不說豈不曰名好賢而行實濫夫子見之何爲所以矢之曰爾子路之心殆可無疑矣然子路抱行行之性疾惡之心執而不化前乎此公山不狃之欲召嘗疑之矣後乎此佛肱之欲召復疑之矣夫君子之於小人好與之交固不免於疑彼其欲見我也則吾見之於我何歎乎而其

後之改與否有所不暇問此聖人之於小人所以憫引接不忍棄之也至於後世斯義昧乎天下唯知獨善其身之爲義而不知濟物利人之爲德惡不仁之心常勝好仁之心其或性資之厚偶有近似者群起而衆佛之陳寔送張讓之喪楊時從蔡京之薦彼豈昵利而就勢者乎哉將以護善類而澤蒼生也後之論者尚嫌於其近小人此所以不釋然於子見南子也於是乃

曰古者仕于其國有見小君之禮衛君舉而行之時人不知故特疑之此何所據耶若使由此義而行之夫子何不舉此以告之而遽援天以矢之耶

此言衛君之舉而舉之則莫不舉之也其所以告之者不謂其善其美之為善而不味齊而味入之也其所以不舉之者不謂其善其美之為善而不味齊而味入之也其所以不舉之者不謂其善其美之為善而不味齊而味入之也

子與人歌論

伊藤長胤

人之進善也其機甚微成之甚難而敗之甚易猶芽之茁身土火之發乎燧也故聖人每保護扶植之而唯恐其摧抑攪擾以挫庄機益人之為善有淺深大小之不同或有陽為其事而陰不然者矣或有始有其志而終不繼者矣聖人之獎之也苟有斯心焉則勸之焉而已不以其未大而捨其小不以其未深而廢其淺亦未嘗

億其陰之不然而作陽之爲其事逆其後之不繼而抑始之有其志也南子之滂佛盼之逆外雖尊聖而行乖其實互鄉之見始難知潔而後之不繼亦未可保也而聖人之於是也惓惓引接唯恐其不人于善而不忍棄之焉夫歌細事也而其善也必知之則其大於此者可知矣故樂道人之善而惡稱人之惡成人之美而不成人之惡皆莫非此道也衆人則不然責人之無

已而服善之甚難見人之務記誦則曰是淺矣猶有性命之深也究性命則曰是虛矣猶有道德之實也志於道德則曰未必實未必繼也苟駕斯說以往天下孰是可修善者而善道殆乎息矣故聖人之於人也苟有進善之機則雖有淺深大小之不同而廣收兼容而不棄欲其與其進于善也何者徒務記誦則固淺矣而可以進於性命之深徒究性命則固虛矣而可以造

於道德之實有其名則可以責其實有其始則
可以要其終苟無其機則聖人亦未如之何而
已矣此聖人之所以不棄小善也
息矣姑望入之徐公西晉有善善之機慎其機
善機善以封天子諱長石初善善而善善欲非
善之實也志從檢察慎曰休必實休必善也
辭首封命之惡也徐封命慎曰長也矣辭首宜
言而即善之善讓退公之徐慎前慎曰長也矣

伊藤長胤

人之期聖人則謂無一毫人欲之私則謂智周
萬物之理夫聖人固多智而寡欲然聖人之所
自處者則不以此為極而必欲博於濟物而周
於取善也故其所立志律身者常不在乎彼而
在乎此昔者孔門之英篤實莫如曾子而穎悟
莫如子貢也今觀曾子之所日省其身者曰為
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此二子之所自警省而期望者皆欲待人之忠且恕而不欲其身之無欲而多智也顏淵子路之待夫子夫子以各言爾志發之子路則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其敝之而無憾顏淵則曰無伐善無施勞夫爲己之心則重而爲人之心必輕待己之道則寬而待人之道必刻此人之通患也故一器物之細一屋宇之微名爲己

物則保護愛惜不欲與人共之而人之有善也必伐之有勞事也必施之於是皆唯知有己而不復知有人此不仁之事也故子路之志如此顏子之志如此至夫子之所志則欲物各得其所而不欲復較彼我問人已也此其一聖二賢之志雖有淺深大小之異而皆莫不專於愛人而周於取善焉若使後之人抒其素蘊則必曰私欲弘多將何道以祛之思慮膠擾將何術

以鎮之此其為事固為作聖之基入德之本然
較諸聖賢濟物之普服善之篤從容正大之道
蓋亦有間矣蓋亦有不齊於此而問人曰其所以
其世而不治於此而問人曰其所以
其世而不治於此而問人曰其所以
其世而不治於此而問人曰其所以
其世而不治於此而問人曰其所以
其世而不治於此而問人曰其所以
其世而不治於此而問人曰其所以
其世而不治於此而問人曰其所以
其世而不治於此而問人曰其所以
其世而不治於此而問人曰其所以

三子問仁論

伊藤長胤

昔者顏淵仲弓司馬牛三子問仁夫子答辭各
自不同舊說以為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
坤道也牛也多言而躁故以其言也訥告之予
謂三子之所造有淺深之不同故夫子之告之
亦各不同蓋聖人之道有用之實事也故其品
騭人材每必以其才分所任之大小優劣之而
不徒以空理判其高下也譬猶有能將萬人者

有能將千人者有能將百人者而其走卒廝養徒能守紀律耳不能復將別人顏子之才能治天下仲弓之才能治國家司馬牛之才能治其身故告之者不同所以然者何也其告顏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蓋人之不仁也唯知有我而不復知有人所謂己者是也己是對人之稱猶舍己從人之謂苟克己此心則近而親戚鄉黨遠而四海九州其歡欣憂戚猶己之歡

欣憂戚乃至飛潛動植皆莫不在吾所愛之中矣雖然有庄之類無窮而吾愛之所及有限欲以有限之愛而奉無窮之物則力亦不能給於是乎有親疎貴賤之等厚薄隆殺之差以品節之所謂禮者是也既克其有己之心以與人同而亦能復禮各有其節則天下雖廣仁斯行矣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爲九經之始堯舜禹湯之事是已顏子王佐之才所以告之以此故

言其効則曰天下歸仁其告仲弓曰出門如接
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者欲接人之間莫不敬謹
也其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者欲待人之間莫
不强恕也敬則不敢欺人恕則不敢慢人不欺
不慢以泄其事則在國國治在家家治亦豈有
不仁之事乎哉仲弓之材亞於顏子所以告之
以此言其効則曰在國無怨在家無怨及告司
馬牛則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蓋大言無當不

自量其事之難易此雖不與殺人戕物同科而
敢忍慢人之心在故能訥其言則雖可以爲仁
唯能不慢人耳而不足以澤人也司馬牛之材
不望仲弓故告之以此而不復言其効也亦嘗
考之顏子嘗問爲邦夫子損益四代之禮以告
之夫制禮作樂天子之事也而告顏子以此蓋
以其有治天下之才也又嘗稱仲弓曰雍也可
使南面夫南面上人之稱然夫子豈許門弟子

以可為天王哉蓋許其有治國之才也至司馬
牛亦不詳其事則無可稱者可知矣夫子答三
子其事不同豈以是乎

朱文公問為神夫不許蓋四於此豈以若
不聖於此若也以此而不許言其誠也亦嘗
和謂不許入軍師不以此舉以少信德年之林
煩囑對入以也姑謂信其信限雖有以蓋以
自量其理也蓋謂誠與信入於此同林而

季路問事鬼神論

伊藤長胤

昔者子路問事鬼神夫子答之曰未能事人焉
能事鬼及其再問死則亦曰未知生焉能知死
蓋鬼與死者幽而難知人與生者明而易知易
知者有益於知難知者無益於知聖人之教務
實而不務虛求有益而不求無益故夫子唯求
其易知而有益於知者之不暇亦豈暇於難知
而無益於知者之求乎哉出則事公卿入則事

以可為天王哉蓋許其有治國之才也至司馬
牛亦不詳其事則無可稱者可知矣夫子答三
子其事不同豈以是乎

夫亦不詳其事則無可稱者可知矣夫子答三
子其事不同豈以是乎

季路問事鬼神論

伊藤長胤

昔者子路問事鬼神夫子答之曰未能事人焉
能事鬼及其再問死則亦曰未知生焉能知死
蓋鬼與死者幽而難知人與生者明而易知易
知者有益於知難知者無益於知聖人之教務
實而不務虛求有益而不求無益故夫子唯求
其易知而有益於知者之不暇亦豈暇於難知
而無益於知者之求乎哉出則事公卿入則事

父兄此事人之大者也事之而猶未盡其道豈亦得求於陟降左右之不可度者而能事之哉夏葛而冬裘夙興而夜寐此^生庄之當務也知之而猶未盡其道豈亦得求於照明焄蒿之不可執者而能知之哉故既曰未能而復曰焉能其濼戒子路不徒務不急之辨而使其專用力于日用當務之間丁寧諄切溢乎言意之表矣蓋與所謂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者實同一揆

其不唯使人知事人知生之所當先務而未易遽盡而亦且使事鬼神之際有焉而不至於瀆之無焉而不至於慢之旨意周遭交出互見可謂切矣可謂至矣言論詳而理性盛失之于高失之于微而學乖其統至於括人之所以為人物之所以為物之故目之為理而欲使學者盡窮之於是乎以為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窮理之最大者也唯未知生與人之理則死與鬼

之理不可得而知子路之問誠切而夫子之不
對乃所以激告之也豈其然哉此其源蓋始於
以理爲本而遂以鬼神之說幽明之故爲人道
之奧而卒也以不急之說爲切問聖人之所不
欲告者乃爲所以激告之者也學者審焉
之無爲而不空然對之者其意固盡矣此亦其
盡盡而亦且外事與斯之類皆真而不空然
其不如此入味事以味其之而當其未處

曾點言志論

伊藤長胤

讀聖人之書者當識其所必不言者與所大期
者而後始可明主意焉苟不知此而徒就其言
語強求義解則其是非得失無所質證而必至
於徇己見而詭聖旨此學者之所不可不審焉
者也昔者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夫子各
言其志子路志強兵冉有志富民公西華志禮
樂唯曾皙之撰異於三子而問其所志則不過

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
風乎舞雩詠而歸焉耳而夫子之所取不在三
子而在點而其言從容閑肆若脫畧乎規矩之
外後世說者遂以為有見乎天理流行之妙夫
聖人之道不外乎倫理綱常之間而馳心於窈
冥昏默之地唯佛氏之道外應物之實務而觀
己心之靈照大而天道鬼神之妙小而蠅飛蠕
動之微皆括之乎一心於是乎認翠竹之青青

以為般若觀黃花之鬱鬱以為法身儒者艷其
說而竄之乎經遂以冠童浴沂之實語為無聲
無臭之祕旨殊不知天覆乎上地載乎下明則
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為忠為孝為孝為孝聖人
之道如斯而已矣究其所以然之故此聖人之
所未嘗言也則不可以此求夫子與點之意也
明矣然則夫子與點之意將何求哉夫所謂聖
人者將以何為極哉孔曾思孟雖有其德而不

能行其志於當時堯舜之聖既有其德復有其位其化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可以為極也而考其時如何哉普天之下率土之濱含哺鼓腹以事其父母畜其妻子相樂乎皞皞熙熙之中故人之所期聖人者固在于此而聖人之所願望者亦在乎此聖之神化仁之極功亦不過是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乃其光景乃其風俗時有戎馬

之警能有此樂乎時有萑苻之虞能有此樂乎時有饑饉之厄能有此樂乎時有水旱疾疫之災能有此樂乎皆不能也然則點之思之乃想望堯舜至治之意而與夫子所云三代之英丘未之逮者同一願望同一慨歎此夫子之所以與點也然使其見於用亦未必實如其所言也故孟子亦嘗目曾點為狂狀其言曰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不掩其言焉者也有所謂古之

人者亦豈外堯舜而別有所言哉可見曾點之
所期在堯舜之世而夫子之所以與之也

堯舜之世而夫子之所以與之也
堯舜之世而夫子之所以與之也
堯舜之世而夫子之所以與之也
堯舜之世而夫子之所以與之也
堯舜之世而夫子之所以與之也
堯舜之世而夫子之所以與之也
堯舜之世而夫子之所以與之也
堯舜之世而夫子之所以與之也
堯舜之世而夫子之所以與之也
堯舜之世而夫子之所以與之也

子路喜聞過論

伊藤長胤

人之所難莫難於舍生而受人言之難殆有甚
焉何者人情惡逆而好順死有時而順故不難
受人言無時而順故難蓋貪生而畏死人之大
情也而無知細民迫乎勢怵乎禍或迫乎饑餓
之驅或感乎一言之信唯恐死之不速非唯輕
慮淺謀之所致當此時也死其所欲也士大夫
狗名而死激義而死唯恐生之不如死鼎鑊飴

蜜殆非虛語當此時也死亦其所欲也故人畏
死而有時而樂至於受人言則不然所欲者方
盛而不已欲撲而滅之所諱者日踈而不進欲
輓而回之方倦于勤而湛于嬉欲障其所湛而
推其所倦言者難爲功而受者難從無勢則見
踈有力則見孽甚矣受言之難也譬諸飲啜方
盛而勸之慎節自非大量之人色沮而氣索蓋
人徒嫌其拂所好而難於受苟知拂其所好以

成其所大好則亦何難於受豈唯不難而已哉
固將樂聞之不暇其唯自高狹人逞詭詭之態
而厭諤諤之言此其所以不成德也昔者子路
仕于衛孔悝之難結纓而死夷考其平生則人
告之以有過則喜蓋子路躬行行之性而果於
爲善故於人之所難者俱不難爲然其所稱百
世之師不在彼而在此雖然子路之於此二者
豈視死爲易而強受人之言乎哉知食焉而辟

難之爲不義故視死如歸恐過之或不知而遂
其非故告之則喜自子路而觀之此二者皆其
所欲也然則今日爲學者不强以苟難爲先而
唯聞義不能從不善不能改之憂則其以告過
爲幸亦必如子路焉嗚呼子路誠難及哉

而難言者之言此其所以不爲難也昔者聖
人自高齊入豈能言其
知其所以不爲難也

子貢不得聞性與天道論 伊藤長胤

聖人之志篤於好善故不見不善見天地之間
莫非此善天下之人莫非善人善者非他乃道
也故知行善則人皆可以合於天心教之以善
則人皆可以造於聖人而不復有疑乎其間焉
譬好書者見天地間莫非書也好畫者見天地
間莫非畫也吾觀夫子之言其言天也曰天生
德於吾桓魋其如予何又曰天之未喪斯文也

匡人其如予何此其知行善之至必爲天所佑而自信不疑也其言性也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又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其知人苟行善則皆可以爲聖賢而循循不倦也夫欲證夫子之言者莫如稽之于魯論其見於魯論者旣如此則假令當時及其門接其面命蒙其善誘亦不過如此焉耳而子貢何以言不可得而聞耶蓋天道之於人也雖曰福善禍淫

而世之善者未必皆見福而賢人君子之罹非命遭橫禍者徃徃而有未必見其專佑善性之所稟也雖曰有教無類而頑冥不肖之徒日加夏楚無由進善似亦未必見其皆可進於善此子貢之所以致疑也今驗之古今之間人物世態固宜有子貢之疑而夫子之所言似有所不合者豈其然乎蓋夫子之心篤於好善故不見其不善見天道也可以善而合性也可以善而

道以此教人人可進善也以此弘道人可進道也其似有所不合者一時之或然而考之萬世而未嘗違也一人之或然而通之天下而未嘗違也此夫子言性與天道之旨然也子貢之好善不及於夫子故疑其或不專於善遂以夫子之言爲不可得而聞也由此以往善道其息矣夫豈默契性天玄微之旨而後始措詞如此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聖賢言性與天道其言雖異其旨一也

論語二十篇傳道記者非一人而不言係諸氏
修定唐柳儀曹以爲有子曾子之徒成之
在論語獨稱子故也宋程河南亦云統則以爲
論語中稱子者有子曾子之外猶有閔子冉子
不知子厚何不論及焉且有子亦稱有若明非
其徒之所記也吾先師以爲古者大夫稱子非
大夫而稱子者必族中尊長蓋族中無爲大夫

道以此教人人可進善也以此弘道人可進道也其似有所不合者一時之或然而考之萬世而未嘗違也一人之或然而通之天下而未嘗違也此夫子言性與天道之旨然也子貢之好善不及於夫子故疑其或不專於善遂以夫子之言為不可得而聞也由此以往善道其息矣夫豈然歟性天玄微之旨而後始措詞如此哉望聖言對與天衡其言懼真其若性也知天矣

論語前後編說 太宰 儼 純 子之

論語二十篇傳道記者非一人而不言係誰氏
修定唐柳儀曹以為有子曾子之徒成之二子
在論語獨稱子故也宋程河南亦云純則以為
論語中稱子者有子曾子之外猶有閔子冉子
不知子厚何不論及焉且有子亦稱有若明非
其徒之所記也吾先師以為古者大夫稱子非
大夫而稱子者必族中尊長蓋族中無為大夫

者而其尊長得稱子耳考諸傳記而知其然云
此誠確論也然則論語非必有子曾子之徒成
之也先儒之說未為得之予嘗反覆熟讀二十
篇文而詳考之子罕大宰章書宰曰琴宰去姓
而書名憲問首章書憲問恥原憲去姓而書名
此二章者非他人所記是必二子之手書無可
疑者也昔與先師論論語之義予以此質於先
師先師大喜曰然哉然哉不特二章二子之所

記二十篇鄉黨以前豈皆琴張所修歟先進以
後豈皆原思所修歟其文似其為人故也予因
先師之言而更思之乃有見其前十篇與後十
篇文體頗異遂為之記曰前論文簡而奇後論
文詳而實此二者似二子之為人其異一也前
論一章百餘字者僅二他雖長章不滿百字後
論一章三百餘字者一其他一二百字者數章
其異二也前論數物而言者子產有君子之道

四馬一章而已後論自君子之道者三之外如
三友三樂三愆三戒三畏九思五者六言六蔽
三疾三變五美四惡皆前論所無也其異三也
前論非孔子及門弟子之言不錄唯鄉黨一篇
記孔子行事故章皆無冒頭突然起其他未有
突然起及雜記古人之言者後論齊景公有馬
千駟邦君之妻大師摯適齊周有八士四章皆
突然起非孔子之言亦非門弟子之言柳下惠

為士師周公謂魯公及堯曰章雜記古人之言
凡此與戴記檀弓等篇相似其異四也前論不
書孔子行止後論書孔子行止者三其異五也
後論季氏篇內並稱孔子曰子張篇不載孔子
之言前論無有類是二篇者其異六也前論篇
目皆除發首子曰子謂等字唯子罕即以發首
二字為篇目後論唯先進除發首子曰二字其
餘皆即以發首二三字為篇目其異七也前論

以人名為篇目者十三後論以人名為篇目者
十九其異八也前論載外人評論孔子者三章
曰葉公曰達巷黨人曰大宰是已後論載外人
之言者九章曰微生畝曰晨門曰荷蕢曰狂接
輿曰長沮桀溺曰丈人曰公孫朝曰叔孫武叔
其異九也此其大者也若細論之章句字法亦
有小不同者焉詳之可見矣夫文有大體不得
不同譬猶人之男女各有定形不可易也至其

章句字法小節目則操觚者各自為異譬猶舉
天下之人其面不同也夫文辭之道如此不達
於此不可以操觚不可以讀古文由此觀之論
語二十篇修定於二手者斷可知矣夫古人不
可罔也來者不可欺也者唯文辭為然然則柳
子之論未深考爾聊錄所見以詔同志云

以人名其書曰卷之三後論以人名其書曰卷之四
子之論未幾其書曰卷之三後論以人名其書曰卷之四
可國少來書不可其書曰卷之三後論以人名其書曰卷之四
諸二十篇其書曰卷之三後論以人名其書曰卷之四
餘地不可其書曰卷之三後論以人名其書曰卷之四
夫不可其書曰卷之三後論以人名其書曰卷之四
章句之法不可其書曰卷之三後論以人名其書曰卷之四

不勤 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說 源 勤

或有問於予曰孔子謂仲由冉求弑父與君亦
不從也私疑弑逆大故罪莫甚焉凡庸之人猶
且不從之二子乃聖門之高弟而夫子僅以此
許二子何也曰周室微弱政衰教弛諸侯力爭
大夫驕恣弑逆之徒繼踵而起雖智士勇夫亦
皆從之其從之者豈於心安乎從則保其祿位
逆則致滅門之禍乃懼威迫勢苟圖自全為斯

負心之事耳如漢劉歆隨楊素亦一世奇才也
王莽篡漢歆為之佐命煬帝弑父素為之羽翼
其他如王朗樂廣褚淵馮道之輩史不絕書此
皆其平生信道不篤就利避害以失所守者也
若夫二子則君臣之義聞之熟矣故夫子深許
二子以不可奪之節而又暗示不助季氏篡奪
之意所係不亦重乎後子路不避孔悝之難雖
不得其死然亦可見其勇往不顧身非就利避

害苟免者矣問者稱善

尾藤老筆

博文者何致其知也曷為致其知致知而後道
可得而明也曷為欲明為兩人之所以為人者
有斯道也人而無道與禽獸異擇約禮者何力
其行也曷為力其行力行而後德可得而成也
曷為欲成焉兩人之所以為人者有斯德也人
而無德與禽獸異擇博文之方奈何詩書雖欲
聖讓猶可者為今之為學其舍此而何以哉中

負心之事耳如漢劉歆隨楊素亦一世奇才也
王莽篡漢歆為之佐命楊素弑父素為之羽翼
其他如三朗樂唐褚淵馮道之輩火不絕書此
皆其平生信道不篤就利避害以失所守者也
若夫二子則君臣之義聞之熟矣故夫子深許
二子以不可奪之節而又暗示不助季氏篡魯
之意所係不亦重乎彼子路不避孔悝之難雖
聖德亦難問者雖勇往不顧身非就利避

博文約禮說

尾藤孝肇

博文者何致其知也曷為致其知而後道
可得而明也曷為欲明焉爾人之所以為人者
有斯道也人而無道與禽獸奚擇約禮者何力
其行也曷為力其行力行而後德可得而成也
曷為欲成焉爾人之所以為人者有斯德也人
而無德與禽獸奚擇博文之方奈何詩書雖欽
聖謨猶可考焉今之為學其舍此而何以哉中

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博文其務
諸此也約禮之方奈何可考之謂文可履之謂
禮既考矣乃擇其可履而敬履之也已故中庸
唯曰篤行之而不復煩言然務博者將以約諸
我也不約諸我則博亦何益是故博而要之約
博非汎濫也約而取之博約非隘陋也是謂聖
學之法是法也非昉乎吾夫子虞廷精一之訓
斯其所以原也乎學者胡不率而由之

論子路

山縣孝孺

子路政事之才夫子所許而自曰千乘之國攝
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由也為
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當其仕魯仕
衛之日功烈不稱平生之言者何歟豈其言之
不難為之果難歟抑夫子有所愛而過許歟曰
否有其德者必有其才有其才者必有其功夫
子嘗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弟子從記

曰子路無宿諾及小邾事起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匹夫之言豈不所譽者必有所試者哉子路久速魯衛不可知焉假使借以管仲之任其於成功也何難之有但其仕也急于不仕無義也已是何得軒輊大賢孔子曰吾其為東周乎孟子曰以齊王由反乎也而東周果不成矣齊終不王則孔孟亦為易其言者邪大抵世俗成者為首敗者為尾功業赫著則懾伏不議未

見事蹟則不惜齒牙伊尹耕於有莘說也築於傅巖儻俾不逢其君乎誰知其天下之士哉以是觀之烈士悲不遇良有以矣若子路使其不得夫子湮滅莫之知也亦未可知焉

曰子路無宿諾及小邦事起乎彼之國不備其
盟而信匹夫之言豈不有譽者必有可試者哉
子路又遠魯衛不可知焉假使借以管仲之位
其於成功也何難之有但其位也急于不仕無
爵夫不與爵莫安味出亦未可味其為東周
長歸之國也悲不與爵者以為爵用假其矣
爵雖對爵而益其焉非謂味其夫亦不亦其
與事無便不計其衣財其味其亦其味其亦其

無林剛毅木訥近仁論 古賀 樸 聖其創

不屈於物之謂剛毅無飾於外之謂木訥其無
飾也可以存粹然之本心其不屈也可以遂藹
然之生意仁之溫和慈愛與夫剛毅木訥若相
反者而聖人謂之近蓋以此也陽和發生乎者
焉甲者焉細絃萌達勢不可遏非剛毅與未有
葩莖柯葉之賁然非木訥與由此而培之灌之
以至條鬯鬱茂實可食而蔭可庇陽和之氣貫

徹始終而其功於是乎成矣夫剛毅木訥之人
或有草野倨侮之誚而無柔佞回邪之慝苟使
其進於斯學開以窮理涵以居敬日月漸摩去
圭角而着光精以全其溫和慈愛之天性則於
任重而致遠乎何有亦盍觀之巧言令色之人
乎是正與剛毅木訥相反者也彼其脅肩諂笑
以誣其外恣情縱欲以戕其內其於仁也猶火
無根之本生意既喪枯落將及豈可以望其條

鬯而鬱茂乎故在彼則以鮮矣仁絕之在此則
以近仁與之學者於是焉觀仁則有以得用力
之方矣或曰剛毅木訥之人其無柔佞回邪之
心則然矣無乃不過塵塵自守而無智謀才畧
之足以制變而立事邪曰此不待博證旁引姑
以漢事明之呂氏之亂國危累卵而入南北軍
誅祿產迎立代王以定社稷者則木強少文之
周勃而佗人弗與焉昌邑狂迷燕蓋構逆人情

洵洵而扶幼主翦反賊廢昏立明措天下於覆
孟之安者則不學無術之霍光而佗人弗與焉
當其時漢廷大臣智謀才畧豈無出二人之右
者其制變而立事在此而不在彼也斯二人未
嘗聞道而猶能如此況於學聖人之道由斯而
進者乎是聖人之所以稱剛毅木訥之近仁而
深有取其人也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說

尾藤

肇

仁者心之德猶云聰者耳之德明者目之德不
聰明則耳目不可以為耳目不仁則心不可以
為心愛之理猶云愛之根根植于此故華葉能
茂于彼理具于此故慈愛能達于彼

門人心雖不能仁猶能營為運用今乃說不
仁則心不可以為心何也曰耳目失其聰明
則不可以視聽心失其仁則不能以愛養苟

不能愛養慘刻殘忍無所不至故不仁之人
雖有營爲運用皆是自利之私惟要成己之
欲而曾弗知人之欲亦猶已也甚則雖父子
至恩猶有物我以相傷害其究至如秦晉之
相吞滅然後爲快此其爲人也尚謂之有心
哉世間不仁之人雖未必悉至于此亦一旦
風波之起能保其果不然乎所謂猶吾大夫
崔子云者蓋皆不無其懼也夫仁人者其心

公平無私故慈愛惻怛之情隨感而發無所
障蔽親親而仁民而愛物如天地之生生不
已然是無他心之德全也蓋人者天地之心
天地者人之性心有其德天地之性立焉心
失其德天地之性滅焉曰然則公平無私卽
仁之體歟曰否公平無私言仁者之心無物
欲之蔽耳以此爲仁則非也朱子曰在天地
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

心仁是目此心云耳然非公平無私則此心
蔽而其用差所以程子云消道一公字
問理具于此故慈愛能達于彼彼指家國天
下乎曰然根植焉則千枝萬朵莫不暢茂理
具焉則慈愛惻怛何所不及理之在心譬如
明之在火愛之及彼譬如光之照物自邇而
遠自內而外次第而達無有所遺孝友睦婣
平章協和以及鳥獸魚鼈咸若都是此理之

光燄故仁者之於家國天下無一物非所愛
然是非故意爲之有斯明自有斯光燄而不
能已故余嘗曰生之者天之心愛之者人之
性唯有斯心故能生唯有斯性故能愛亦謂
此也問仁齊云慈愛之德遠近内外充實透
徹無所不至之謂仁若是說似亦無害曰不
然是唯以愛之及物言之若以此說仁則未
愛之前謂之無仁乎今蔽牛之樹如是大矣

然是豈無本根而能然乎故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朱子又曰愛非仁愛之理是仁不亦精乎問或云愛之理言愛之中義理者亦有此意否曰非也理唯是愛之所以然故朱子又曰愛之性性也理也本無不善故謂仁人之不善之愛則可若讀理字以為處物之義則是昧乎字法

兼主人而不章筆記

仁者心之天理禮者天理之節文樂者天理之和樂心失其天理則節文和樂亦是徒為儒行云禮節者仁之貌也歌樂者仁之和也仁者禮樂之體禮樂仁之用譬如草木仁其生氣禮樂其華葉苟無生氣華葉曷得而榮焉所謂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者光輝豈徒生哉然生氣見于華葉無華葉則生氣亦幾乎熄勿

輕視禮樂以為粗迹
仁者之心一味慈愛惻怛其於禮樂也亦唯此
心之發見故自玉帛鐘鼓以至一揖讓一舞蹈
之微莫非此物如天之於雷霆風雨鼓之潤之
莫非好生之心也不仁者之於禮樂只是狝猴
之冠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竟與已無干涉假
令其心得可觀亦是優孟之優何能動得人
集注仁游氏以人心言之程子以正理言之人

心是人之所以為人之心正理是心之所以為
心之理合二說而仁字義備
禮樂本大蓋指玉帛鐘鼓言程子乃以序和言
之者唯其無序而不和故雖有玉帛鐘鼓亦無
奈之何耳序和是禮樂之理雖以玉帛鐘鼓言
亦離不得
人心心也以本然言正理性也以全體言心之
本然性之全體所指微不同此章之義以人心

言者為正故程說在圈外
待人而後行譬如武人之於槍劍槍劍雖利苟
無用之之術則亦無如之何禮樂雖美苟無行
之之德則亦無如之何是所以非其人則不行
也
貴賤之等尊卑之殺禮樂所由生也若八佾雍
徹最其易見者三家昏昧曾不之辨乃遂致僭
竊不可勝誅之罪豈非所謂頑痺不知痛痒者

乎李氏故又曰為僭者發也

可以習也可以不習也君子之於兵為然可以
習也者何為國之大事莫如兵也古之備者
無不曉兵者而今之備則唯嗶耳鉛擊耳是若
軍旅置諸不問苟講之者目為傷風是使武人
俗士言先王之道無用於今者誰能與言以
習也可以不習也者何者商人之死生決於兵
兵而無言言者亦不識之聲也上謂功名可

言者為正欲程說在國外
待人而後行譬如武人之於槍劍槍劍雖精苟
無用之之術則亦無如之何禮樂雖美苟無行
之之德則亦無如之何是所以非其人則不行
也
貴賤之等尊卑之秩禮樂所由生也若人偷
微最其易見者三家會味會不之辨乃遂致借
平李內姑又曰為習者齊也禮樂不知痛痒者

臨事而懼論
賴
襄

可以習也可以不習也君子之於兵為然可以
習也者何焉爾國之大事莫兵若也古之儒者
無不曉兵者而今之儒則咕嗶耳鉛繫耳至若
軍旅置諸不問苟講之者目為觸忌遂使武人
俗士言先王之道無用於今者誰罪歟兵可以
習也可以不習也者何焉爾人之死生決於兵
矣而輕浮書生容易談之擊刺紙上謂功名可

唾手取其歸至幸國家有邊釁盜警是何心哉
兵可以不習也是以聖人不雅言之而希言之
无不盡其要也不雅言之故知其可以不習也
希言之而无不盡其要故知其可以習也蓋於
可以習可以不習之間取衷也子路問夫子曰
子行三軍則誰與曰暴虎馮河死而无悔者我
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惧好謀而成者也魯論二
十篇其言兵者止此兩言不可外求非不雅言

乎而兵之道亦止此兩言不足外求非希言之
而盡其要乎難之者曰以為盡其要吾未之信
兵尚勇暴虎馮河非勇乎臨事而惧非怯乎曰
待我言之漢土異宜即本邦兵家莫不出於武
田晴信晴信之用兵也其尺籍火團無不豫簡
閱也其旗鼓進退擊刺坐作之節无不豫操練
也攻一城出一軍輒集騎將步尉以下謀議再
三地形之交圯散絕望埃之遠通炮卒縱送之

利糧餉輜重前後之便陣隊之隅落鈞聯竒正
開合虛實亢批之宜無不豫諳熟也而後乃敢
舉事苟有危於心不敢發也雖小敵无不然也
是以其號令明其賞罰信事无蹉跌此臨事而
惧好謀而成者非邪至其子勝賴剛愎慄悍自
謂勇過於父獨用二狂之言聞老臣持重之謀
則謂怯惧敵其攻城臨陣或不被甲遂輕搏猛
敵犯滔天之寇被其反噬覆没无救而至死不

悟也此暴虎馮河死而无悔者非邪而暗信為
怯邪勝賴為勇邪蓋臨事而惧惧則惕惕則銳
矣惧則重重則密矣密以出謀銳以成之以此
行三軍三軍肅一臨事而不惧不惧則驕驕則
惰矣不惧則輕輕則疎矣疎不能謀惰不能成
之以此行三軍三軍無統兵之大情大機蓋判
于此此暗信所以成而勝賴所以敗也誰謂聖
言而不盡其要邪君子之信古重國者知其可

以習也又知其可以不習也而取衷其間則嘗
試思於此思於此而有得則彼六段五十三家
豈有出仲尼兩言之外哉

對策不用便論便與矣和不論論亦不
論三軍三軍無一由軍而不對不對便
論對國重軍便與矣論以古論論以知
論以知論以知論以知論以知論以知
論以知論以知論以知論以知論以知

勿欲速勿見小利論 賴 襄

所以自速適所以自遲也所以自利適所以自
損也故善為政者自遲常人以為不如自速之
易達而何知其非速之大者哉善為政者自損
常人以為不如自利之有成而何知其非利之
大者哉在昔卜商為莒父宰問政孔子卜氏子
雖非常人蓋昏其大者也孔子故對之曰勿欲
速勿見小利夫子蓋又欲示其弊也故申之曰

欲速不達見小利大事不成此言也雖以宰天下可也而古今為政者每欲速而求達見小利而求成大事曰一世百年之化三十年之通以求其達不亦遲乎曰薄歛而富人以求其成不亦損乎不知其效而睹其弊曷足怪焉其效者暫置之我將言其弊以警之所謂弊者不可勝指我且舉其通且著者如我建武是也建武之政一切苟且不審諸將功最而濫賞以求安其

意不慮四陲安危而恬愉以務飾其居斜封墨敕之風輿馬珍異之好凡百弊政原其所由苟安之志勝而然耳是非求速乎故其不達也如此建武之政培克為宗加徵武人之賦鑄銅錢造紙鈔此非見小利乎故其大事不成也如此夫苟睹其弊之如此則效其不可知乎夫子之申言卜氏子以此故曰此言也雖以宰天下可也古之善治天下國家者規效久遠是以能達

損上而益下是以能成大事否而為苟且培克
之政以之宰國則國敗以之宰天下則天下敗
何往而不為建武之政曷翅苦父云乎哉

君子儒論

賴 襄

經綸天下國家謂之儒述五帝三王之道謂之
儒研訓詁究章句謂之儒談性命辨天人謂之
儒繁謂之儒无所分別則其弊將有不可勝言
者子夏以儒著當世者也夫子語之曰汝為君
子儒莫為小人儒盖慮儒之於後世君子者也而徒正本
於此人也夫談性命辨天人儒之君子者也而
徒談性命辨天人而遺日用之務亦无用之論

耳研訓詁究章句儒之君子者也而徒研訓詁
究章句而瞻其神明亦卑猥之業耳述五帝三
王之道經綸天下國家儒之君子者也而徒稱
述帝王之道而不知通諸今日徒知經綸天下
國家而不知正其身以正人亦迂腐浮誇之談
耳此皆未免儒而曰小人也均是儒也或曰小
人小人君子之所以分在於局一偏與得其中
而已矣得其中者施諸身身以正施諸家國天

下家國天下以壞弊之不可勝言者是已夫子
慮而正之也不獨使後世儒者治其身亦將使
後世英君誼辟治其家國天下非邪我近世之
英君無若芳烈公公之始嗣於國也方幼冲寢
而不寐者數日數日之後乃寐近臣問故公曰
自令以往國人休戚係我我日夜憂思乃求諸
古古言曰為君子儒我將以君子儒之道治我
國人庶幾免乎故公之於國得其中而不局一

偏文武兼舉治具畢張吁幼冲人主且知副聖
之慮我曹其可不思乎苟不副夫慮陷夫浮誇
卑猥迂腐无用之弊而不自知則雖儒衣冠而
稱君子與古之所謂小人儕耳乃將使世之君
辟謂章句訓詁之外無儒術焉自傳古帝王經
綸天下國家之道而至與醫卜局藝者命談天
之徒混其源流則誰罪歟

道千乘國論

賴襄

盡經紀天下之法於簡易淺近之辭從之則興
違之則亾者其唯聖人之言乎為政者每患事
務之繁裁決易苟法令數更聖人一言盡之曰
敬事而信為政者每患用度之縮帑藏日虛租
稅日重聖人一言盡之曰節用而愛人為政者
每患民情之詭平時且不輒從上頤指即遇災
變將無不至聖人一言盡之曰使民以時三患

相因而起者也三法相持而成者也以此法救此患雖天下之大可以經紀焉而曰道千乘之國何哉國天下之小者而天下國之大者所以經紀之无不同焉未有不能道其小而能道其大者也且謂之千乘足以見其經紀之有地矣盖有邱乘兵農之制然後經紀之方可得而施譬之奕棊授以无罰之局而能下其子者國碁難之我亦以信聖人之言簡易淺近而无所不

盡也我所以信之不特此也夫朱明之祖亦後世之善經紀天下者也嘗稱此言曰是亂國之良規也我以此視其所為雖未盡如聖法亦非為虛言者盖其慎軍事不妄殺一人其詳官政罷中書之六部明有專臣而不如前代其審刑律四百餘條一立无更明有濫刑而不如前代是不亦庶乎敬事而信乎其用度儉薄數蠲租稅是不亦庶乎節用而愛人乎其役使民編黃

冊立甲長徭調以時雖不及古邱乘版籍之詳
視前代較為便是不亦庶乎使民以時乎爾後
嗣王繫守祖訓文皇統事內閣慎擇其人如三
楊黃胡其所議定皆足取信於天下後世仁宗
賜印信閣老重事有失得再三議詳具獄讞細
故必聞是以法令賞罰不至失信於民宣宗恭
儉卹民不輟興役皆從此三言之類也明之興
是以其勃焉至其叔季繫敗祖訓英宗輕舉而

踏禍景帝恣位失信天下憲宗孝宗不慮東廠
弊徒務察奸輕授權大監上下相疑其患極於
光宗熹宗之際善類一空武宗世宗穆宗奢不
節用二徭不時民避役召尺籍亦壞其患極於
神宗愍帝之際礦稅諸政騷擾民情飢饉无備
奸民群起皆違此三言之類也明之已是以其
忽焉我而後益信聖人之言簡易淺近而無所
不盡也嗚呼誰知有明三百年之天下從孔子

三言而興違孔子三言而止耶

三言而興違孔子三言而止耶

子不語怪力亂神論 野田逸

確然墮然夫子何嘗不示而舉一部魯論無一語之及怪力亂神者獨何耶夫天地之壅閉武人之攘奪亂賊之弑逆與夫神之无方無體視聽而不可見聞者皆變也變者天下患之所由出也是故夫子一開口耶人不惑則駭不爭則亂狂者為異勇者為爭暴者為逆巧者為幻其患雜出於天下矣豈非其不可語者耶宜矣夫

子之不語也曰怪吾見其所以為異力吾見其所以為爭亂吾見其所以為逆惟神則至理也至靈也屈伸消長之妙用也何不可語之有曰天下之變莫大於不測而不測之大者莫過於神矣是故夫子一開口耶人馳心於荒忽茫昧之域冥然頑然不自覺陷而曲徑流而異端生於其心發於其事為怪異為爭亂為逆亂天下之患襍然出矣此至理妙用之所以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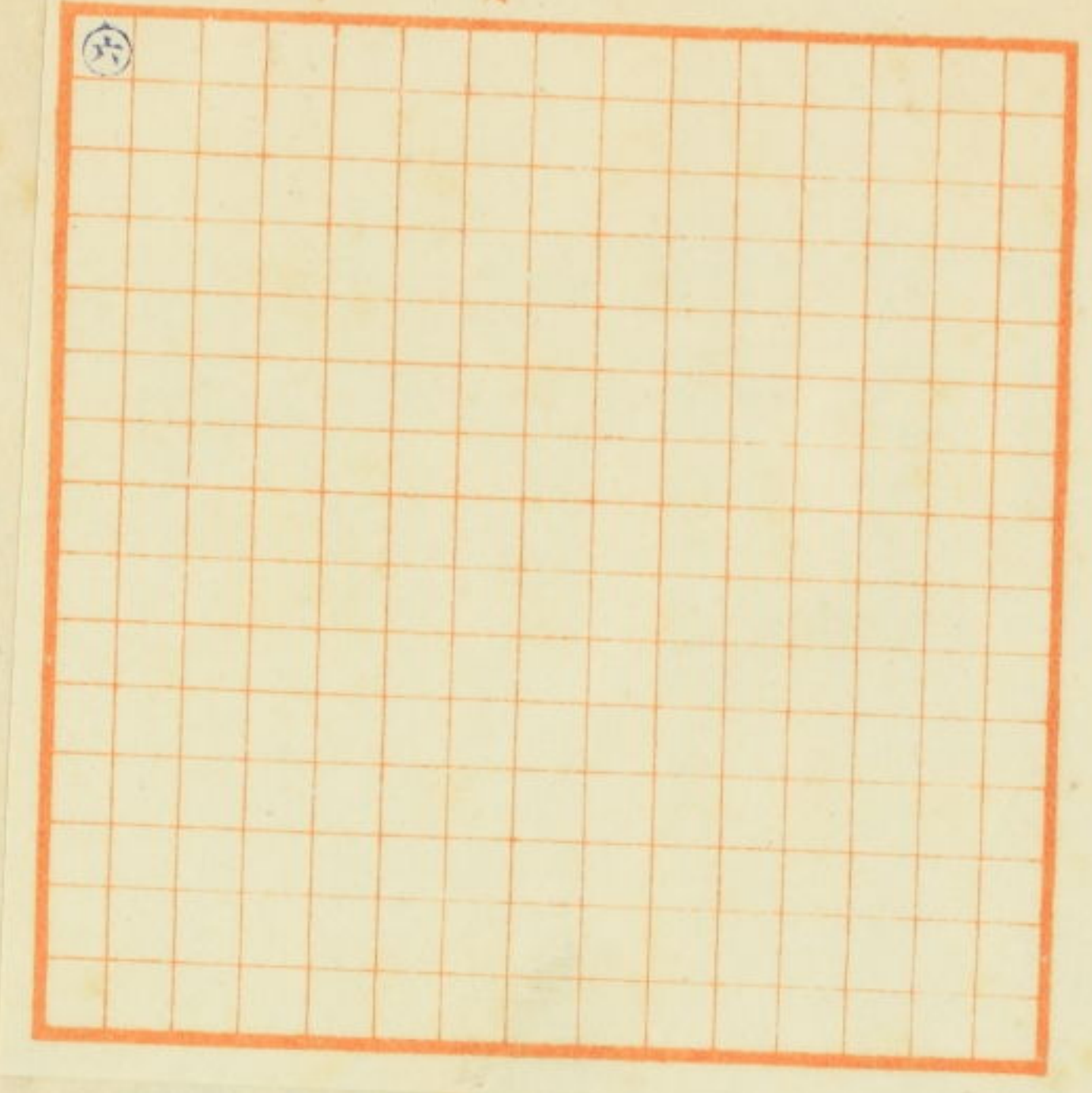
可語也至理妙用而不語者其旨微矣非至聖敦能與於此哉雖然夫子贊易而論神作春秋而記災異戰伐篡弒者極多矣甚矣夫子之語怪力亂神也曰戰有干戈祭有俎豆是固矣而今災異戰伐篡弒神明不測之變忽然臨前而語之以文行忠信詩書執禮是戰而議俎豆祭而議干戈者吾見其迂拘矣世豈有迂拘之夫子哉且夫語神者易也非夫子也語災異戰伐

篡弒者春秋也非夫子也何者易者陰陽之變也春秋者時世之變也變有怪力亂神故其語者在易在春秋夫子何與焉吾觀於是益見夫子之不語怪力亂神矣蓋其不語也示其不可語而已矣

易者陰陽之變也春秋者時世之變也變有怪力亂神故其語者在易在春秋夫子何與焉吾觀於是益見夫子之不語怪力亂神矣蓋其不語也示其不可語而已矣

5年 月

⑥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characters are faint and difficult to read, but appear to be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script.

Additional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also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